

信仰理性·认知理性·反思理性

——理性“天然合法性”的根据何在

高清海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过了“信仰理性”、“认知理性”的支配阶段后,将进入一个“人性自主—反思理性”的时代。在已往的历史中,理性并没有真正握有自主权,它更多地充当了一种工具化的角色。信仰理性是“本性在外”的理解方式,理智理性是“本性对外”的理解方式,二者均未达到人性的自主。反思理性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向生成自身的那个性根基的回归。理性的“天然合法性”的根据即在理性自身。反思理性使“理性自洁”的功能得以发挥,它一定能够解决理性自身造成的问题。“反思理性”将成为新世纪人类文明的主导理性。

关键词 人类文明 信仰理性 认知理性 反思理性

人类已跨入 21 世纪,对这个新时代,我们不妨把它称做人类“自我觉醒”的时代,或者叫做“人性自主—反思理性”的时代。

按照历史学家的划分,人类迄今已经走过“蒙昧时代”,经历了“野蛮时代”,现在是处在“文明时代”的发展阶段。

何谓文明时代?区别于人类依靠本能支配的蛮荒时代,“文明时代”的显著特征,按照通常理解,就是“理性”支配的时代。

“理性”一词,涵义比较宽泛,且不很确定,人们从多重角度对它往往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和规定,然而有一点,理性属于人类特有本质或本性的基本表征,却是大家都认可的。人是理智支配的存在,人的生命属于智慧型生命,理性因而便成为人与其他存在——这当然只能就我们今日视觉所

及的范围而言——相区别的主要标志。对这点,历来少有人去怀疑。

动物的行为由本能支配,人的行为由理性支配。如果理性标志着人类特有的本性,那么,反过来当然也可以认为,人之为“人”的行为在根本上是属于理性的本质。“理性”原本就是作为人的行为之应然性的根据、准则和理由的概念而形成的。

人有“理性”这点表明,人与动物不同,人是自主性的存在,人具有自我选择的能力,人的活动不仅有着目的追求,而且是赋有价值意义的创造性活动。这就是人与一切无理性存在在本性上的区别。从这一意义说,人之为人的那个本性就并非“给予性”的,而是属于人的“自为”本性,人因此也就成为——区别于物的——自我主宰的自由“主体”。人是在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和生活世界的活动中生成人的本性,并由此把自己创造为人的。“自主性存在”就意味着,人是自己行为的主宰

者,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点,正是体现了人之高贵于其他无理性存在的优越性所在。

宇宙是个大全,大自然是存在的终极性根据。一切存在的事物,不论它们属于何种类别,具有何种性质,都只能按照大自然的本性,在同其他事物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和彼此的交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物是如此,人亦不能例外。人有理性,这是人的特异处,“理性”在这里不过意味着,人作为生命体不仅有着主动能量,同时还掌握了同外界事物进行“本质交换”的自主性和主导权。人能够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利用理性从更深的层次自觉地发挥自然本性,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去挖掘、开发物体自身难以释放出来的潜在能量,这就是理性的“创造性”功能。理性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就是人性的自觉,同样地,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把它看作物性的“自觉”。人类就是凭借理性,在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中创造出了人,也创造出了属人的世界。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们自从意识到自己为人以后,就不再满足于本能的生存方式,开始运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周围的事物,按照理性的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尝试追求合于人的本性的生存、生活样式。从那时起,人类就摆脱了原始的野蛮状态,开始进入文明发展的历史。

在整个文明发展时期,人类先后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从理性的作用来说:

- ①古代属于“信仰理性”的支配阶段;
- ②近代则是“理智理性”(认知理性—科技理性)支配的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并不算长,总共不过五、六千年历史,其中的理智理性阶段更短,仅有五、六百年,这段时间比起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史犹如转眼之间。然而这转眼间发生的历史变化,无论是人类力量的增长、社会变革的速度、生产创造的成果,或是生活面貌的改观,都是过去数百万年的变化所无法比拟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已不再是洪荒的自然,而是一个充满了异样事物、繁花似锦、别有洞天的世界,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与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已判若两个天地,还怎能同日而语!

所以人类发展到今日,“理性”,尤其是“认知—科技理智理性”,不仅备受人们的崇拜和信赖,几乎可以说成为当今时代统治一切的“无上权威”。与此相适应,迄今为止的哲学史,其主流也基本属于“理性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

这就是人类迄今经历的文明历史。

我们应当怎样去估量和评价人类这段“文明”历史?

今天人类取得的重大文明成就,毫无疑问,可以看作理性、特别是理智理性—科技理性的胜利。对于这些文明成果,当然值得我们去讴歌、去赞颂!

然而,在欢呼之余,当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之时,却也不能不去思考如下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由理性标榜的文明历史给人类带来的不光有文明,同时还有一系列非但称不上文明、直接违反文明,甚至比以往更加野蛮、乃至直接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重大难题和灾难?

今天人类面临的那些“全球性问题”,比如生态遭到破坏、环境日益恶化、能源近乎枯竭、人口恶性膨胀、战争不断升级、自残武器日益高科技化等等,这些由于理智文明的发展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很明显,像某些人那样仅仅运用“代价论”、“补偿论”的观点——即承认事物有两面性,认为世上没有无报偿的成就,要发展就不能不付出“必要代价”的观点;或者仅仅归咎于少数恶人违反理性、丧失理智而造成的结果之类,都是无法给出令人由衷信服的解释的。

对于这类问题,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真正冷静下来深入地思考,那就不能不对“文明”、“理性”,尤其是理智理性本身提出疑问、重新审视。

人们首先要问:人类的“理性”是否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如果有,它的根据、条件和限度是什么?理性是否就意味着“合理性”,只要是出自理性、合于理性,就必定是对的、是好的、应当遵循的?或者换一个说法,理性会不会陷入盲动、会不会走向异化、有没有被滥用的可能?

其次,文明的发展是否一定意味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合理性—合规律性”是否只有单一方向、必然向善的?人类历史会不会、有无可能在曲折的道路上顺着斜坡滑向叉道、误入歧途,而今天的人类就是已经陷入了歧路、正处在堕落之中?

再次,凡属科技理性的发明和创造是否一定都有利于人性的完善、生活的提高?使人活得“四体不勤”、越来越无须动手动脑动脑,这是否就是人的真正幸福?人类生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

还有,更进一步说,理性作为人性的标志,我们能否因此便以理性为人性的根本、乃至把人性

归结为理性?人在理性的背后还有没有更深层的本性?

最后,理性是否就是人与动物分野的主要标志、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根本、是非善恶的最高尺度。凡是不能为理性所理解,超出了理性认知范围,无法为理性解释的东西(在今天来说就是所谓的“科学尺度”),就应该一律划入“愚昧”范畴而予以否定?

.....

这些问题都是涉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经历了信仰理性和理智理性的发展阶段之后,面对新时代伊始,不是很有必要发挥人性的反思特质,认真地对它们进行一番审思吗?

二

人有理性是大自然赋予人的自主权利,它使人有能力自己去主宰自己的行为、安排自己的生活、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人所特有的优越性。虽然如此,理性却并未因此而获得天然的合法性,我们不能以为,只要遵照理性,无论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个权利都是正当的。

事情毋宁相反,比起理性来,那种出于生命生存本性的“本能”,反倒可以说是有着“天然合法性”;而理性则刚好反是。

动物依靠本能而生存,“本能”是自然赋予动物生存的天然能力。大自然创造出动物生命,连带地也为它准备好了它所需要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本能。动物生命,生存环境,生命本能,这几样是相互匹配地为自然同时创造出来的,它们之间天然地就处于协调关系之中。动物只须遵从本能,就会与它的生存环境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所以本能不像理性,对它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对和错、好和坏、善和恶的问题。动物依照本能的活动的天然合理的,对动物而言,“合自然性”就是“合理性”,大自然为它们保证了这点。如果动物超越了规定的界限,大自然会去进行调节,这一切都无须动物自己操心。

理性便不同了。它的主导权既然已从自然之手转移到了人的手中,直接由人自己掌握,这就使它脱离开自然联系的直接纽带,失去了与外部世界协调关系的天然保障。人的一切必须由人自己去安排、去成就、去负责。

对于这点,我们首先应该说,它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人不仅因此有了活动的自主性和主动

权,同时,由于解除了本能与对象的直接链接关系,这才使人有可能摆脱事物的表层联系,进入事物那个隐形的内里世界,在更深层次与对象建立内在的一体关系。以理性为中介和纽带所建构的人与世界的联系是赋有价值内涵、属于高级形态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它远远超越了仅从表层接触对象的那种动物式的生存世界。从这一意义我们可以说,人与动物是生活于不同的时空“世界”的:动物属于自然世界,人作为人则是生活于属人的自为世界。

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这个解脱了自然纽带束缚的自由理性,同时也就获得了使人脱离开自然本体,引人走向与自然对立、乃至完全对抗关系的可能。

在现实中,凡能发挥创造作用的东西也一定具有破坏力,引人发现真理的那种东西同样会使人陷入谬误,不具破坏力的,不会有创造性,不能陷入谬误的,也不会发现出真理。事情就是这样,两极总是相通的。

原来的本能是一重性的,到理性这里便有了两重性,出现了对错、好坏、高下、善恶之分。按照通常观点,人们认为理性总是“善”的,本能才属于“恶”。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真正的恶都是、也只能是来自于人的理性。善恶之别,只是属于那种“自为行为”的品格。自然的本能行为无所谓善恶,只有当它与理性相结合、为理性所引导,而且放到人的社会关系中去评价,才产生善恶的区别。理性属于矛盾的本性,它是一个超越了感官局限、充满自身“张力”的时空世界,理性因此便经常处在自身的分裂、对立和冲突之中。理性的两重性就是人性的两重性。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经常以理性分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不论对立的哪一方,都会以理性为自身利益辩护的“合法性根据”。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尤其是哲学发展的历史——那里充满了不同观点、体系、派别的剧烈冲突和斗争——不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点吗?

理性决非一方净土,它既不纯净也不单纯,并且,对人而言,比理性更根本的还有“利益”在起作用,理性的权利在历史上因此便不能不受到多方的制约、乃至挑战。回顾人类以往走过的道路,真正地说来,支配人类文明时代之历史进程的,其实主要不是理性,而是基于利益的实力和力量的较量。理性虽是人的自主性表征,从以往的历史事

实来看它从未掌握过自主权,因而也就谈不上去真正地主宰人和人类的历史。它自身在很多情况下不过充当了一种工具性的角色。这点表明,尽管今天我们号称自己是文明化的人类,实际说来我们至今走出动物世界还并没有多远!

理性只是表征人性的自主,它并不能代表人性的自主。以信仰理性与理智理性这两种形式来说,它们在历史上所以被突出出来成为人们信奉的主导样式,这点正是表明人类发展得还不够成熟。信仰理性属于古代自然经济状况中的人类思想和生活特点,理智理性则是近代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这两种理性,虽然都体现着人的本性,信仰理性属于“本性在外”的理解方式,理智理性是“本性对外”的理解方式,但在人不断发展的历史本性中,它们都还未能真正达到人性的自主。

“本性在外”,表示人虽试图要把自己同其他存在区别开来,却尚未理解到人与物的本性有别。那时人们把自己看作同他物一样,本性都是“给予”的,即共同来自于超越人物之上的某种更高存在;人和物之不同,只在于人能够意识到这个最高存在,并自觉地按照这一本性行事。“理性”在那时的意义就是如此。“信仰”是对某种“超越本体”的追求,它表现的是人不甘心与物同伍,力求超脱有限进入永恒的超越本性。这是人性的内在要求。古代的人们由于在能力上还不具备超拔自身于万物之上的现实力量,他们就只能以理想的形式去表达这种追求,这就是古代本体论哲学和随后走向宗教神学的基本理论实质。

“本性对外”,表示人的本质和力量壮大了,人们不仅要把自己从本性上同物彻底区别开来,而且力求把内在的本质和力量实现于外,通过对象性的活动以确证自己的价值。按照近代哲学的理解,人的本性不再是超然人外之物,人性完全在我,属于自我内部的理性存在,这就是人的“理智本质”。这时的这个自满自足的理性,不仅与外部世界处在了分裂和对立关系之中,同时也是凌驾于自我之上的人的绝对主宰。人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也必须顺应、服从它的支配。这就是从近代发展起来、被称为“科技理性”或“工具理性”的那种理智本质,它在理论上便体现为唯心主义先验论哲学的盛行。

这两种理性,虽然都是通过人的意志和意识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的,但却并不代表人的自主选择。信仰理性从人之外去追求人的本性“本性

在外”也就是“外源理性”;理智理性看来似乎回到了自我“本性对外”就是“外向理性”,它在实质上是通过外在对象来规定人的内在本性的。这两种理性与“神化的人”和“物化的人”的历史状态恰相适应,它们都把人的价值目标设定在人的本性之外,所以人类以往的文明发展史,说来是人自己——通过自己的意志、意识、理性,由自己的行动“创造”出来的,而在实际上真正支配人的理性、意识、意志和行动的,还是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

人总是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自身,在自我异化中去实现自身本质的。这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有本性。据此而言,这两种理性应该说都是人的,反映的都是人的本性,只是它们表现的仅仅是人性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历史形态,而且还是属于人的本性的异化形态。

因此我们万万不能把它们看作人的最高本性,更不能当作人性的全部,而仅仅以理智理性的发展为满足。

既然理性靠不住,那么,我们能不能转过头去依赖本能、回到自然的生活?历史上不少哲学家都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但这已无可能。这是因为,人的生命本能虽然与动物生命本能同源,但当人类发展了自主理性之后,本能在理性支配之下,随之也同样脱离自然纽带、失去了天然的保障。这时人的本能已经变异,它已无法保证人与环境的协调关系,除非把人变回到动物。这就是说,今天我们后退已无路,历史决定人类只能奋力向前。

那种返归原始自然状态的主张,要人完全放弃既得的文明成果,只能是一种幻想,事实上是难以行得通的。俗话说“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何况我们是人!

理性的矛盾并不表明理性无能或者不可信赖,它恰恰表明由矛盾构成的理性世界是一个充满多极张力的自由空间,这个张力空间正好可以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去运用和发挥理性的作用。

理性既然从自然获得了自主权,它就有能力主宰自我并不断完善自我。理性自身产生的问题,理性也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去解决。这就是作为理性最高形式的“批判理性”或“反思理性”、“反省理性”的功能。

三

在人的理性的发展中,始终有一股不断审视

理性自身的自我监控、自我反省、自我矫正的力量,这就是表现理性自我主宰的那种“反思理性”。“反思理性”是理性自身的自我意识,属于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性质的理性。比起信仰理性和认知理性,由于它把价值目标设定在人的自我本质,代表了人的最高本性,所以只有反思理性才是人的真正的自主理性。

“反思理性”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理性自身的两重化、理性的自我“超越”。这里的超越就意味着,区别于信仰理性和理智理性,反思理性摆脱了狭隘自我的局限,回到了生成理性的那个人性根基。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反思理性也就是人性的“天道”根基和人性的“历史生存”根基的充分自觉。反思理性所以具有统帅的地位,能够对理性起到自我监控、自我批判、自我矫正的作用,主要就是基于这个天道的和历史生存的人性根基。大自然肯于把自主权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

信仰理性,理智理性,反思理性,三种形态的理性表现了人类理性具有的三种基本功能。在人的现实活动中,三种理性都在起作用,那一种也不可少,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人的发展状态不同、觉醒程度不同,它们不仅所占地位不同,作用的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在群体本位时代,与“神化人”的本性相适应,那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信仰理性”;在个体本位时代,与“物化人”的本性相适应,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人们特别发展了的“认知理性”。那么,当着个人主体的潜在能量已经充分释放,在人们开始走向全面发挥和占有人的全面本质的今天,与“人化人”的本性相适应,“反思理性”必然会成为新世纪人类文明的主导理性。

20世纪,应该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世纪。这一百年,一方面高扬人的理性、展示了人的自主创造能力,是“生产、科学、技术以空前速度进步发展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生产现代化,卫星上天,登陆月球,克隆技术,电脑网络,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科技发明都出在这个世纪;另一方面,这又是战乱争斗不停、产生和

造成的问题最多,充分暴露人性弱点的一个世纪。如两次世界大战,种族歧视,民族冲突,核武器威胁,毒品泛滥,爱滋病蔓延,人口爆炸,贫富分化,精神萎缩,信仰危机,理想阙失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直接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以致在人们心目中,20世纪成了一个“可怕的”、“把人类生存引向绝路”的时代。

这个世纪可以说是理性大展示、人性大暴露,同时也是促使人类走向理性大觉醒的世纪。应当反省人类行为的后果,检讨人类理性的得失、总结人类走过的历史道路。这是自近代卢梭发出“人的理性趋于完善,同时却使整个人类败坏下去”,因而应当“审视人类文明”的呼声以来,这样的声音就从未间断过。但在以往,这种呼声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也少有人去认真对待。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从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文化批判思潮和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今人类由于“认知——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而造成了人性异化现象的批判,几乎成为人们舆论关注的中心、哲学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主流。在今天理性批判的呼声所以如此之高、如此地普遍和强烈,这应当看作是件大好事,它表明人类的理性走向成熟了,人类开始要真正发挥理性的作用,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历尽了各种磨难,忍受了各种痛苦,其中许多是不可避免的天然灾祸,也有许多是人类的“自作孽”。历史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利用这份独有的财富,充分发挥反思理性的功能,从历史之镜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便使人类更加智慧和更加成熟起来。

俗话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对人的理性而言,不对了,这句话不全适用了。反思理性具有理性自洁的功能。从这一意义可以说,理性“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根据就在理性的自身。我们坚信,人类依靠反思理性一定能够解决理性自身造成的问题,在刚刚开始的人类的新世纪,为自己开创一个美好的新的未来。

作者简介:高青海,1930年生,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韩璞庚〕

ABSTRACTS

(1) **The Archimedean Point of the 20th Century Philosophy***Ji Guoqing* °5°

The philosophy of 20th century is transformation, deviation and rebellion against history. The philosophy before produced and consumed objectivity in the editions of reason and God. Probability theory throw a bomb to the mansion of philosophical classics, that is the discovery of Linguistic Realism. Dualism and reductionism world theory became battle—field of language, substance and thought. In this new game, Phenomenology as self—construction theory, Hermeneutics as the theory of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Genealogy as the theory of knowledge—rebellion, are the winners. Pragmatism joined the allies of anti—objectivism,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ttached to objectivity were buried with reason and God. Structuralism entered the ceremony with its anti—subjectivity and lagged due to its paradigm of spatialization of time.

(2) **Faith Reason, Cognitive Reason and Reflective Reason***Gao Qinghai* °25°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epoch of faith reason and of cognitive reason will enter a time of human—autonomy—reflective reason. In long period, reason is not autonomy, it only takes a part of instrument. Faith reason is a mode of “nature outside”, and cognitive reason is the mode of “nature to outside”, both have not arrive reason autonomy. Reflective reason as reason self reflection, is a return to the root of self creativity of human nature. The “natural validity” of reason is in reason itself. Reflective reason lets “self purge of reason” function, it can resolve problem of reason itself. Reflective reason will be guild reason of man in the new century.

(3)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Deng Xiaoping's Opportunity Thought***Xu Ming* °41°

Opportunity theory is a new perspective in academics. The paper applies principle of accidentancy, condition and agency to understanding Deng Xiaoping's opportunity though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1)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Deng's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ought is conformity with th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 social development is not merely inevitable process, but also a facts that correlative to external accidental elements. Historical accident can determine the mode and the value of necessity. It can led quick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or it can result in its stagnation, backward and ruin.

(4) **The Risk and Its Avoiding of the Immigrant of Xiaolangdi Reservoir***Shi Guoqing, Su Ging, and Yuan Songling* °44°

Immigrant forced is a destructive to economy and society. Immigration may bring to immigrants many forms of poverty, such as lost of land, unemployment, homelessness, marginization, increasing of rate of disease and death etc. . Xiaolangdi Reservoir successfully avoid these defects. The immigration policy stressing on the exploitation, wide agriculture, land for land, fostering new vocation, reconstruct of social network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risk of poverty in immigrant.

(5) **New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dustry in China***Liu Zhibiao* °64°

The concept of new economy containing network industry is widely global economy based on knowl-